

《我和爷爷是战友》(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部为当代少年儿童写的书,这是用当代少年儿童愿意接受的形式——“穿越”笔法来写的小说。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次用“穿越”的形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而且作者赖尔是位“80后”作家,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关注。

读这本书之前,我特别看了一下作者的后记。我觉得作者写这本书是很用心的,很有社会责任感,就像她自己说的,她感到当代少年儿童应该思考这些问题。她在后记中写道,她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许多的新四军老战士,是很认真地去创作上的准备工作。她用各种方式搜集了新四军在皖南抗击日军的各种信息,甚至具体到了某连某排某班的战士,这都需要很用心,很费思索的。我听福建少儿出版社的同志介绍说,作者是军人家庭出身,还有一个参加过新四军的爷爷,赖尔能写出这部作品更是在情理之中。

这部作品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首先从内容上来讲,她是在写革命历史题材,在写革命英雄主义。这是在弘扬我们的主旋律,值得提倡,值得推崇。说实话,当代少年儿童的精神状态,我们是有点担忧的。我们经常讲要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党,但真实的效果呢?现在有些孩子连父母都不爱了,很多都是极端的自私,只想着自己。邓小平同志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对少年儿童我们要特别关注,要注意引导,所以我个人对少年儿童出版事情情有独钟。我从“文革”前开始做出版工作起,就一直关注少年儿童出版。我觉得为少年儿童出书,可以更好地净化他们的心灵。通过为他们出书,也净化自己的心灵。这是很崇高的

当看到《我和爷爷是战友》这本书时,我颇感意外。

我没有想到,这本书的作者竟然是一位“80后”的女作家。她为什么选择写革命历史小说?有什么情结?经过交谈,知道她是南京人,正在读研究生,这几年有多部作品问世,在青年读者中已经有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她出身于军人家庭,爷爷是老红军,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对战争年代的故事有浓厚的兴趣,一直想尝试写一部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这就是一种情结,也是创作的驱动力。我没想到作者会把反映新四军历史的革命战争题材放进穿越小说的框架。我也没想到作者会把“90后”中学生置入抗战洪流,放到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来观照、来思考、来追问,令人耳目一新。

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敏锐视角和深远立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以革命先烈血泪洗面才得以浴火重生的。光荣革命传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决不能漠视和弱化。我们在大胆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加强世界文化交流的同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决不能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软化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当今,作者提供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视角,一种全新的思路,值得从事革命历史研究的同行、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们去关注和借鉴。仔细审视这部作品,尽管作者由于年龄、阅历的局限,有些创作场面、人物刻画还略显稚嫩,但是,无论是创作态度,还是思想性、艺术性的水准都是令人欣慰,值得肯定的。

它的可贵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品真实感人。
从时间跨度上看,小说再现了当年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段史实,也就是“皖南事变”前后的历史。这里面有中国人民在面对民族大难时的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有当时战争环境下新四军面临的艰难困苦,有血淋淋的战争搏杀,有为胜利付出的沉重的血的代价;有人民的由衷支持和人民军队的秋毫

反映抗战题材一次良好尝试

□文羽

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大事件,是一个常写常新的领域,如果我们不能加强这个方面的创作,不能像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那样,推出更多真正反映抗战斗争的佳作,我们将有愧于这段历史,有愧于我们的大国形象,与我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牺牲也是非常不相称的。比之反映二战的文艺创作,美国、英国、法国等,基本上每年都有,往往都是大手笔,像已经产生了世界影响的《苏菲的选择》《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以及去年的《战马》等等,都能直接撞击人的心灵,让全世界牢记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和耻辱,这些作品都是积极向上的、让人很感动、让人很振奋的,主题与艺术表现直接撞击人的灵魂,给人以强烈震撼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作家如何面对,如何书写?是个不得不反思的重大问题,今天我们从《我和爷爷是战友》看到,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用自己的笔触,从一个角度,去勇敢地、坚定地写了抗战,并且是用现代读者能够接受的方法来进行表述,希望我们更多的少年儿童能够亲近历史,了解历史,体会历史,我觉得这个现实意义是非常大的。在整个少儿文学的领域当中,战争题材、红色题材,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和爷爷是战友》正是这个传统的延续。

现在,“穿越”似乎无处不在,它确实是一个新鲜事物,但这些年来它跟网络的联系,它跟文体创作的联系越来越重要。我对“穿越”手法的作品研究不是太多,但是我

成功的尝试

□于友先

工作。少年儿童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但是孩子们的状态到底如何?是个什么精神面貌?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所以说,福建少儿社能出版这样一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很多,怎么让孩子们喜欢,能够接受?这部作品中,作者用了“穿越”的形式,尽管社会上对“穿越”有一些非议,但是不可否认它确实是有一些可取之处。我这段时间特地看了几个清代的穿越戏,就是想看看所谓的“穿越”到底是怎么回事,想想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喜欢穿越戏。既然“穿越”这么有吸引力,既然孩子们喜欢这种形式,那么用这个形式来创作主旋律作品,让孩子们在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中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吸收革命历史知识,这不是很好吗?

读这部小说让我意犹未尽,我甚至建议,作品的主人公不仅要参加抗日战争,还要参加解放战争,还要参加抗美援朝,还要当那个开国的将军!

第三是作品的语言,作者使用了很多当代的网络语言,这也是孩子们喜欢的。也就是说作者是用符合当代少年儿童特点的语言来写的,如果我们带着一副成人的腔调来写当代的少年儿童,那恐怕没有人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总之,用“穿越”形式来写革命历史题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有为青年的历史担当

□毋曷远

无犯,有党的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感召力,也如实写到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用以及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挑起血腥的“皖南事变”,等等。对主人公李扬帆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没有简单化、程序化,而是有血有肉,加以立体式描写,不回避这个人物身上的人性弱点,处理得比较好,栩栩如生,很丰满,让人感到真实可信。比如,他对生离死别的畏惧,作为一名新兵,亲眼看到一次次战斗中,一个个战友瞬间倒下,活生生的生命在炮火中转眼就终结了,李扬帆也害怕,也曾动摇过,想过当逃兵,这很真实。但他后来在正义的战争环境熏陶下,通过观察、比较和思考,改变了自己,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真实,青年人更容易接受。

第二,作品展示了青年一代对这段革命历史的认真思考。

应当说,作品穿越的这段历史,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艰难,也是很让人压抑的。它既是惨痛的,又是热血和牺牲的历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淀,我们的青年一代把它还原,再再现到文艺作品中,这是需要勇气,需要胆识的。它充分说明作者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过认真思考,才敢于去直面,去书写。这不是故作姿态,更不是哗众取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讲过一个观点:“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通过这部作品的阅读,让人们驱散了那段历史的压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还在。

第三,反映了当下一代有为青年的历史担当。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强,民族强。

现在,在我们周围不时会听到一些假设,或者说有一种忧虑:假如今天发生战争,我们的青年一代还能像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去为国献身吗?这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设,而是摆在我们民族面前的一个现实命题。本书作者通过两位“90后”高三学生的穿越,把他们置于民族存亡抗争的洪流之中,投入血雨腥风的战场,加以考察;在那种背景下,他们还会将自己当作一个孩子吗?他们还会只关注那一点点自我吗?没有!到了抗战的背景下,他们该是主力军,该是担得起责任的民族脊梁。这就是本书作者、编者与大家共同探讨的主题,也是本书的重要意义所在。在书中,作者借用“穿越”的手法,想表现这个严肃主题的用意是明显的。同时,她的穿越也好,虚构也罢,又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的。今年的4月2日,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与北京、江苏等地的研究会一起,在南京举办了红色传记《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推介会。该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陈毅元帅的儿子陈丹淮和叶飞上将的女儿叶薇薇。书中三位主人公,一位是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同志,她出身于武汉一个贫苦人家,16岁放弃学业,参加新四军。一位是叶飞上将的夫人王于畴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福建省的教育厅厅长。她出身河北保定一户耕读世家,16岁背着父亲参加八路军学兵队,1938年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还有一位是开国上将钟期光的夫人凌奔同志,她是安徽芜湖一大户人家的三小姐,18岁瞒着父亲参加了新四军。这三位女兵只是那个时代革命女性的杰出代表。她们真真切切就是和小说的主人公李扬帆、林晓哲一样的花样年华啊!她们幸运地活下来了。但她们又有多少的战友死在炮火

中,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读来真是让人感奋。所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我们的文艺作品,一定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作为一个老兵,也希望年轻一代通过阅读这部小说,阅读革命战争的历史,能培养出更多的有血性的青年。祖国富强、人民安宁,需要强大的人民军队;强大的国防也需要普及国防教育而努力的文艺作品和燃烧着爱国情怀的广大军民。

第四点可贵之处是作者文学创作的严肃态度。

要创作重大题材的文艺作品,总也绕不过去的重大事件就是“皖南事变”。尽管已经过去71年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史学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观点。但有的对事前的前因、后果、过程叙述不全、不细,甚至有所偏颇。这也为这部文学作品出了一个难题,或者说有一些纠结,无法把握和驾驭这一重大事件。这时,作者并没有虚构或想象,而是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的一个心理事实。我倒觉得这恰恰表现了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近两年,随着历史档案解密,不断又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2010年8月由安徽省沈培新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一书已经能够全面地解开人们的这个心结了。这本书出版发行后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和好评。

包括新四军历史在内的中国革命战争历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是文艺作品取之不竭的宝藏。这部小说的问世,是青年作家切入革命历史主题的又一个收获。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号召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我们希望有更多作家像本书的作者一样,牢记历史,潜心思考,大胆尝试,勇于创新,从民族传统精神中,从革命战争历史中,生发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献给伟大的青年一代。

从虚无到敬畏

□王泉根

我从三个维度,谈一下对这部小说的认识。

穿越

我们首先可以把这部作品界定为一部“穿越”小说。如果我们从文学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穿越其实是一种幻想文学创作的技巧,是我们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创作中很重要的一种创作手段。通常它有两个特点:第一,时空的切割与重新组合。一种是时间的维度,从古代穿越到现代,或者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第二个是场景地域、地理环境的穿越。可以从A地到B地,或者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我们知道,在童话创作过程当中,这已经是一种很常用的手法,譬如说安徒生童话《幸运女神的套鞋》就是一种很典型的穿越童话,它的道具就是一双雨鞋,一个人穿上这双雨鞋,他愿意到哪个时代去就到哪个时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穿越的第二个重大的特点就是愿望的满足与实现,所有的穿越都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要实现一种愿望,而且这个愿望不但要实现,而且还要得到满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我和爷爷是战友》是一部在新历史背景下很有创意的幻想文学。我们时代的两个“90后”高中生,竟然想了抗战时期新四军的战士,很显然,它是一种幻想技巧,它借用的幻想手法就是穿越。时空的切割与组合,愿望的满足与表达,这是穿越文学最重要的特点,这种技巧的掌握需要作者自己有一种特别的悟性在里面,需要新的技巧在里面。这个作品的开头是现实的,最后也是回到现实。

成长

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成长小说。对于成长小说通常具有的几个特点,作者把握得非常不错。

第一,作品的主人公一般都在13岁到18岁之间,我们看到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17岁,正好在这个范围内。第二个,成长小说写的一般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两位“90后”亲历了一场抗日战争,这是对抗战的“零距离”接触。最近,在我们儿童文学界内,出现了一大批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但是我们

感觉到,还是用原来那种有距离的创作手法,广大青少年阅读起来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但这部作品,给人一种亲切感,里面的主人公直接穿越到历史中,具有了亲历性。成长小说的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叙事模式的定型化,它的叙事模式一般来说是主人公从天真到犯错过迷茫到顿悟,最后长大成人,我们看到这个作品里面的林晓哲、李扬帆两个人物正符合成长小说的叙述逻辑,他们成长的过程、故事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发展历史,表现得都非常到位。在小说开篇,两个“90后”少年很迷茫,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林晓哲是为考试而考试,为读书而读书,而李扬帆,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一样,对什么都无所谓,对未来很迷茫,不知道理想在哪里。但是在穿越历史的过程中,他们顿悟了,这是战争教育了他们,这是战争给了他们生死考验和苦难,最后终于长大成人了。成长小说都要经过这个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关键的特点就是克服童年的危机,最后主人公要确认自我,找到自我,找到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价值和位置。很幸运,这两个少年通过这个战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对战争有了全新的理解,对人生的价值有了全新的理解。

敬畏

这部作品充满着一种敬畏感,敬畏我们民族的历史,敬畏英雄。李扬帆、林晓哲这两位青少年,对历史的看法原本是虚无的、厌烦的。他们生在南京这样一个悲情城市里,但是对于纪念被日军屠杀的同胞等活动,他们是逆反的。亲身经历过历史之后,他们对抗战、对南京,有了重新认识,历史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感性的历史,与他们的生命密切相关的历史,历史不再是虚无的,他们开始敬畏理想,敬畏崇高。

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后现代”氛围中,似乎什么都被解构掉了,什么都无所谓,讽刺英雄、颠覆理想、嘲笑崇高,好像什么都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价值,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现实,这部小说,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历史,重新找回人生的意义。所以我感觉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是一部致力于年轻一辈向上的小说。

革命历史题材

的新探索

《我和爷爷是战友》评论

李扬帆是一个爱装帅、耍帅、自以为是、没责任感、看不起别人的高三学生,除了上学应付高考,就是翘课打网络游戏。他的同学林晓哲虽然是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但他是个书呆子,遇事无主见,动手能力差。这两位高中生缺乏安全感、不成熟、不懂得体谅人。一次意外事件让他们阴差阳错穿越至1938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的种种弱点也就随之显现出来。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他们在战争中得到了磨练,真正成长起来。更有趣的是,他们穿越回来后发现,现实当中那位90多岁的姨爷爷,竟然是故事中自己的战友……

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做红色题材的电视片。去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做了一个《奠基新中国》的20集纪录片,其中就讲过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我在看《我和爷爷是战友》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我讲两个小时的故事。

我去采访她的时候,她给了我两张照片,一张是当年她们那批抗大女学员在延安女子大学门口的一张合影,大概有四十多个女学员;另外一张照片是60年后在她家门口照的,白发苍苍,满脸皱纹。我把这两张照片做了一个对比,后面写了一段解说词,意思是说,60年过去了,这些人已经成为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些照片,他们的孙子根本不知道,老太太一个人保存着。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军队领导,丈夫去世后他就住在西山那个大院子里,基本就足不出门,有关她个人的历史,儿女们还知道一些,孙子辈的根本就不了解了。

第二个例子就是,福建省31军91师的师长高锐,他曾经做过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今年已经94岁了。我采访时发现,他把自己所有的光荣和荣誉放在一个大大的绿皮箱子里。采访的时候,请人把箱子从他的房里抬出来的时候,上面布满了灰尘,里面装的是他抗大时期的毕业证书、立功奖章,还有他在1955年被授予的少将军衔,等等。这些东西,他儿子知道,孙子辈根本就不知道。之前我问他孙子聊过,他孙子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祖父过去当过将军,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讲这两个故事,意思是说,现在的青少年对那段历史了解得太少了,我们应该让他们去了解。

但是,让他们亲近历史,是需要技巧、需要智慧的。我们天天讲“传帮教”,如果让他们这些老人进行传帮教,让这些老革命对自己已有血缘关系的孙子进行教育,每天给讲故事好不好?可是孩子们不爱听啊,他们更愿意上网、打游戏。所以我想这段历史,要让青少年去接受它,了解它,是要费点心思的。

赖尔,一位年轻作者,现在用“穿越”的形式去实现了。我看这部书的版权页,已经是第二次印刷了,累积印数已经是3万了。我也是做出版的,知道现在能把书印一万多是挺难的。这个印数说明了什么?说明这本书很受读者欢迎。这就是技巧,这就是智慧。

赖尔选择了穿越这种形式来实现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探索。现在电视剧里有很多穿越,有“清穿”、“明穿”、“秦穿”,等等,而穿越到抗战时期红色历史当中的,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只有这么一部。不知道这个判断是不是准确,但最起码是很稀少。

在我看来,穿越是现代青少年对历史的一种参与。他不仅要看看,听一听,而且还要亲身去干一干;穿越还是现代青少年对历史的一种解读。如果只是老革命家给他讲,爸爸给他讲,爷爷给他讲,或者老师给他讲,他还不完全相信。他希望自己去解读。怎么解读呢?我到历史中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要和历史人物面对面地谈一谈话,和历史中的敌人面对面地交一交手。《我和爷爷是战友》帮助他们实现了这样的愿望。

穿越,是现代青年人对历史的一种选择。我们经常讲历史不能假设,历史不能选择,但如今的青少年不信这一套——既然历史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我不能选择它呢?孩子们有另外一种想法。他们有很多想法,很叛逆,其实是充满了幻想,充满了新意的。这是种什么选择呢?一种是对历史本身的一种判断;另外一种选择是说我要选择到哪里去。选择本身就是青少年对历史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表现。我的看法是,对穿越这种表现形式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这是作家的自由。赖尔这位“80后”作家,她写的这部穿越小说无疑是积极的,向上的,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听说这部作品准备要制作影视剧,以我自己从事二三十年影视行业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这部书如果能够拍成电影,还是很受欢迎的。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在银幕上面看见这部作品。

现代青少年对历史的参与与选择

□李安东